

卢梭全集

第 6 卷

爱弥儿(上)

论教育

李平沅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卢梭全集》总序

卢梭的著作传入中国，始于戊戌变法的时候。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出版了他的《民约通义》（即后来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从1898年到现在的一百一十余年间，卢氏的几部主要著作，如《忏悔录》《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政治经济学》《新爱洛伊丝》《爱弥儿》《致达朗贝尔的信》和《山中来信》等，都相继译成了中文，一个外国著述家的著作在我国连续一百多年不断有译本问世，这种例子是不多的。

卢梭的著述事业发轫于1750年的一篇获奖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其时卢氏已年近四旬，“在他人已辍笔不当作家的时候，”他才“刚刚开始写作生涯。”对于卢梭的著述事业，笔者在拙作《主权在民Vs“朕即国家”——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有一段叙述，现略加删节和修改，摘录如下：

中国的史家把著书立说比做“名山事业”，这项事业极其艰辛。大凡对当时和后世都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著述，都是在悲愤和激情的双重砥砺下完成的。以柏拉图为例，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就是一方面有感于雅典的国势日微，另一方面又受到数学大踏步发展的鼓舞，遂奋而著《理想国》，为希腊人民指引前进的方向；又如霍布斯，也

是由于他一方面对 17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危机深感忧虑，另一方面又鉴于伽利略把力学的理论在天文学上运用得非常成功，因此潜心思考，著《利维坦》一书，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至于卢梭，他著书的目的尤为明确，他说他“永远都是为了心中有思想要抒发才写作。”他身处 18 世纪，一方面看到他所处的时代已日趋腐败，荒谬的社会制度只有利于权贵和富人而不利于穷苦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心中也充满了信心，深信人民最终能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建立良好的秩序，以法律来保障社会的成员人人都能享受平等和自由。这两种情感是卢梭政治思想的主线，贯穿他的所有著作。

因此，他每作一书，都能切中时弊，表达人民的心声，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卢氏之书之能流传久远和具有现实意义，其原因就在于此。

卢梭诞生于 1712 年，今年（2012 年）是他诞辰三百周年。为纪念这位毕生为启迪民智和推动社会进步而写作的思想先驱，从 2006 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即约笔者着手准备卢梭全集单行本的编译工作，目前单行本陆续付梓，遂按计划于今年将已先行出版的卢氏著作分类辑录，汇为全集，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全集共分为九卷，其中第一卷至第三卷是自传类著作，第四卷、第五卷是政治经济类著作，第六卷、第七卷是教育、哲学和伦理学著作，第八卷、第九卷是文学类著作。

卢梭全集的翻译出版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作，余学力有限，

更兼耄耋之年,身体多病,因此,此次辑录,虽已将卢氏的重要著作均收入其中,并在此意义上谓之“全集”,但尚不能把卢梭的所有作品全部包括在内,疏漏不足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俾笔者能继续努力,陆续增补,使这部全集能逐步完备。

李平沅

2012年1月岁次壬辰孟春

于北京惠新里

目 录

引言.....	1
---------	---

爱弥儿(上)

译者前言.....	5
-----------	---

封页题词	11
------------	----

原序	13
----------	----

第一卷	19
-----------	----

第二卷	90
-----------	----

第三卷.....	247
----------	-----

第四卷.....	328
----------	-----

引 言

全集第六、第七卷辑录的是卢梭的教育学和哲学类著作。卢梭的《爱弥儿》，正如它的副题所显示的，是一部论述教育的书，教育是兴国大计，是一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即全体人民的培养的大事。法国 19 世纪文学家和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在其《革命论》中谈到《爱弥儿》时说：

人人必读的书在全世界也许只有五六本，《爱弥儿》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不谈一下《爱弥儿》对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影响，我将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现在我要明确指出：这本书在现代的欧洲引发了一场彻底的革命；这本书的出版，是欧洲各国民族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法国的教育完全变了样。谁改变了教育，谁就改变了人。^①

对于夏多布里昂的这段评述，笔者补充一句：谁改变了人，谁就改变了社会的道德风尚，使一个国家的政风和民风日益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治国之道，从人民的教育开始，其道理就在于此。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评不朽的爱弥儿》《法国散文精选》，李平沅选编，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爱 弥 儿 （上）

译者前言

上世纪(20世纪)六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约我译卢梭的《爱弥儿》,译文脱稿后,在即将发排付梓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百业俱废,稿子的出版工作遂告停顿。时光流逝,直到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拨乱反正,一切又才重新步入正轨,这部在书橱里存放了十余年的稿子,才拂去尘封,排上出版日程,于1978年6月首版问世。

2007年,我写了一本《如歌的教育历程》^①,书中有一章谈到了《爱弥儿》这本书在卢梭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位置,现略加删节和修改,摘录如下:

卢梭的著述甚多。对于著述丰富的人,我们有一句赞美的话曰“著作等身”。不过,这句话用在卢梭身上,尚不能表达其著作的意义。因为,卢梭的著作之为人称道,不在于其数量多,而在于他的书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哲学、政治、宗教、教育、文学和伦理学等领域都留下了许多启发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在卢梭众多的著作中,《爱弥儿》占据

^①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什么位置,换句话说就是:这本书与他的其他著作有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许多具体的分析,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这样说:在卢梭的著作中,《爱弥儿》是他哲学思想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是对他在两篇论文^①和《新爱洛伊丛》与《社会契约论》等书中阐述的理论做系统归纳的书。这一点,他在《爱弥儿》出版之后的第二年(1763)《致博蒙大主教的信》中就说明了,他说:“一个作家的书,是互相阐发和彼此印证的。如果他的方法得当的话,他最后的著作就把先前的著作的内容全部包含在内了。”^②

接着,他在1764年10月致一位读者的信中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说:《爱弥儿》“是一部哲学著作,它的目的是论证作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提出的这一命题:‘人天生是善良的’”^③为了论证这一命题,从两篇论文到《爱弥儿》,中间经过了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才最终阐明了人类堕落的原因和社会积弊产生的根由,并找到救治的良方,一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是何等艰辛!

最后,为了说明《爱弥儿》和他的其他著作的关系,他在晚年撰写的《对话录:卢梭评让—雅克》中通过一个法国人之口着重指出了《爱弥儿》与他的其他著作的内在联系:

我下定决心,要更加细心地把他的著作再读一遍。

① 两篇论文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1750年,学界简称《论科学与艺术》或第一篇论文)和《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1755年,简称《论不平等》或第二篇论文)

② 见《卢梭全集》,第4卷,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69年版,第950页。

③ 《卢梭书信集》,第21卷,第248页。

……为了更系统和更集中精力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我到乡下去住了几个月,尽可能把让—雅克所有的著作都带到乡下去读。……我一打开书本,就感到他的书是按一定的次序写的,必须弄清楚这个次序,才能找到那条贯穿他全部著作的线索。我发现,这个次序和他的著作的出版次序是倒转的,作者从一个原理追溯到另一个原理,直到最后这部著作才追溯到了始初的原理。因此,为了把他所有的书中的论点综合起来理顺他的思路,就必须从他最后这部著作入手。我之所以首先从《爱弥儿》读起,其道理就在于此,因为他就是用这本书给他的全部著作打上句号的。^①

《爱弥儿》从1762年问世到现在,已二百四十余年了;在这二百四十余年,读这本书的人是很多的,但是,每个人的读法却不尽相同。有的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欣赏书中浪漫主义文笔之清新和抒情词句之优美;有的把它当作一部纯教育理论著作来读,惊叹作者推理之严密和结论之合乎逻辑;有些人把它看成一部反基督教的书,对它严加驳斥,而有些人又发现他在书中一再颂扬“仁慈的”上帝,说上帝是“永恒的”和“聪明的”,因此便认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有些人对书中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大加批伐,认为他贬低了女子的地位。而有些人则不这么看,认为卢梭的论述是本着自然的道理,根据女性的特点论述女子教育,因此,不

^① 卢梭:《对话录:卢梭评让—雅克》,巴黎弗拉玛尼翁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页。

能说他不公平。

很显然,以上这几种读法和看法,都有些偏颇。《爱弥儿》的副标题是“论教育”,但它不仅仅是一部探讨教育问题的书。实际上,书中对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个人与社会面临的问题都涉及了,如个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自由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自爱心和道德观念的形成、社会弊病的产生和医治的办法、财产的积累和贫富悬殊的危害、物质的运动和自然法则的作用、宗教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等等,在《爱弥儿》中都用简明的语言,揭示了这些问题的深邃哲理。

《爱弥儿》立论的基点是:人可以通过教育达到完善的境地。没有这个信念,就没有这本书的写作。人在出生时是一无所有的,而在长大成人后,却拥有一切:健康的身体、敏捷的思辨能力、高尚的道德观念和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正确理解和履行,所有这些,都是教育所赐予。正是基于这个基本的认识,卢梭在第二篇论文(《论不平等》)中把整个人类作为研究对象之后,接着在《爱弥儿》中就把研究的对象定为个人,因为,人类堕落的历史,不就是个人堕落的历史吗?个人的成长反映了人类的演变,其间的区别在于:个人有通过教育臻于完善的可能性,而人类一堕落,就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了。这个区别是根本性的。卢梭认为:儿童对他周围的事物,开始只有感觉,然后才有感性的认识,再进而有理性的理解,最后才产生道德观念;身体的成长与理智的成长是齐头并进的。如何帮助孩子按照自然的进程健康成长?如何启发他自己培养自己,也就是说,如何促使他从无知的状态过渡到体能和智能都十分健全的状态?一句话:如何开启他潜在的资质而又不败坏他

的天性？卢梭在《爱弥儿》中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

1762年1月12日，卢梭在给马尔泽尔布^①的信中说：“如果我把我在那棵树下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情形^②能好好地描述出四分之一的话，我就能多么清楚地向人们展现我们社会制度的种种矛盾，多么有力地揭示我们制度的一切弊端，多么简要地阐明人生来是善良的，他之所以变坏，完全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我在那棵树下刻钟内悟出的许许多多真理，我能记得的，都零零星星分散地写进了我的三部主要著作，即第一篇论文和关于不平等的论文以及关于教育的论文。^③ 这三部著作是不可分开的，三部著作应合起来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④

现在，让我们对这三部“不可分开的”著作做一个简要的回顾，看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卢梭在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指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败坏了社会的善良风俗，人类的文明使人背离了他原本的天性，养成了骄奢淫逸的习气，表面上是在进步，实际上是在腐败和堕落。

① 马尔泽尔布（1721—1794）：法国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五的宫内大臣和国家图书总监。

② 1749年10月，卢梭有一天到巴黎郊外的万森纳监狱去探视被关押在那里的狄德罗。途中在一棵树下休息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第戎科学院提出的一道有奖征文问题：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卢梭说，他在看到这个问题的一刹那间，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许多新奇的思想一起湧上心头，于是赶快取出随身所带的纸和笔，把那闪电似的一刹那间见到的情形记在纸上。关于这段故事的经过，请参见《忏悔录》第8卷。

③ 指《爱弥儿》。

④ 见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2—193页。

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卢梭的第二篇论文(《论不平等》)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些弊病的产生,其根源是对财产的占有。私有财产的确立导致人的财富多寡不均,产生有财产的富人和没有财产的穷人,贫富的悬殊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既败坏了穷人,也败坏了富人。

如何医治这些弊病呢?

卢梭认为应当从教育入手;他在《爱弥儿》中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实现人的重新塑造的途径。

我们在这里说“人的重新塑造”而不说让人回到“原始状态”,因为卢梭尽管在他的两篇论文中表述了他对远古的自然景象的深深怀念,但他既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也不是复古主义者。他深知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虽然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是悲观的,但他对人的看法是乐观的。人类变坏了,但人是善良的,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新生的。

从以上简短的归纳,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三部“不可分开的”著作,合起来便构成了一部以人的善良天性为基础的人类学。

《爱弥儿》这部书的哲学奥秘,就在于此。

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
我们生来是向善的，如果我们愿意
改正，我们就会得到自然的帮助。

塞涅卡：《忿怒》第十一章第十三节。

